

这个世界的魂

徐迅雷

著



这个世界的魂

徐迅雷 著

ZHEGE SHIJIE DE HUN



▲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个世界的魂 / 徐迅雷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495-0465-7

I . 这… II . 徐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624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20 mm × 990 mm 1/16

印张: 20.5 字数: 310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情 怀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 | 伏尔泰/思想之外的行动启蒙 |
| 6 | 左拉/人类良心一刹那 |
| 12 | 卡斯特利奥、加尔文/思想落差以瀑布衔接 |
| 16 | 波伏瓦/为一个人的抗争 |
| 21 | 杜拉斯/遥远的社会道义与人间情怀 |
| 25 | 爱因斯坦/爱因斯坦的另一座富矿 |
| 30 | 托马斯·杰斐逊/在3月7日怀想一位大学校长 |
| 34 | 毕加索/格尔尼卡七十年 |

境 界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9 | 艾德雷、小布什/艾德雷的鞋底与小布什的鼻子 |
| 43 | 安德鲁·杰克逊/决斗103次的总统 |
| 47 | 埃米莉、约翰逊/公民埃米莉与总统约翰逊 |
| 49 | 叶利钦/选择长痛不如短痛 |
| 52 | 曼德拉/从奴役到自由 |
| 54 | 埃伦·瑟利夫/当非洲有了首位民选女总统 |
| 59 | 萨科齐/把身段放低 |

- 66 施瓦辛格/实现个人梦想的制度环境
68 霍华德/谁可以让一国总理半夜起来听电话
71 法拉兰/望天上云卷云舒
73 卢武铉/问一问卢武铉你这是为什么
75 齐奥塞斯库/那条拥有上校军衔的狗
82 罗森贝格/二十世纪的神话
86 斯大林/斯大林为什么不知道儿子是怎样死的
94 普京/从普京之吻到普京网聊
97 孙中山/最不该遗忘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
99 胡耀邦/你的胸怀在蓝天,深情藏沃土
105 朱镕基/《朱镕基答记者问》与平等交流
108 赵小兰/白宫学者的起跑线
110 塞申斯/祝贺 18 岁高中生当选美国最年轻市长

史 记

- 115 姚文元/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
118 谢列平/谢列平犯了什么战术性错误
120 尼克松/尼克松的那句老话
124 哈维尔/一位作家成为总统的一个历史节点
129 格瓦拉/切！格瓦拉。毕竟乌托邦。
132 托洛茨基/那把藏匿了 65 年的冰镐
137 索尔仁尼琴/古拉格群岛的幸与不幸

- 140 博尔曼/真正可怕的不是博尔曼
143 伊迪斯、黄欢笑/ 胜利之吻与世纪情书
146 巴别尔、遇罗克/死生的社会能见度
149 瞿秋白/真话从来不多余 秋白毕竟是书生

精 神

- 155 顾准/那肋骨点燃的火把
——顾准九十年祭
160 蔡元培/精神大格局里的人生大愤怒
164 张学良/苟利国家生死以 千古功臣百年寿
167 甘地/寂寞圣雄
172 肖斯塔科维奇/忧郁而挺拔的肖斯塔科维奇
175 阿赫玛托娃/被人脑存盘的安魂曲
180 维森塔尔/追捕纳粹逃犯
183 列维、巴里/列维的皮带与巴里的病菌
185 周义清、屠呦呦/一株草 · 一颗药 · 一个奖
188 费马、怀尔斯/大定理与终结者
191 哈耶克/让思想冲破牢笼
194 保罗 · 克鲁格曼/金融海啸催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
197 比尔 · 盖茨/学习盖茨好榜样
199 陈丹青/《退步集》里可耕田

- 203 崔卫平/唯优质思想经久耐磨
——崔卫平《正义之前》阅读札记

人 文

- 207 钱学森/人的基因与人文的基因
- 214 季羡林、任继愈/那个时代培养的大师
- 218 鲁迅、胡适/鲁迅、胡适并行不悖
- 226 巴金/思痛遗产之滥觞
- 228 沈从文/坛坛罐罐里的沈从文
- 230 穆旦/穆旦穆旦,你越过几座野人山
- 235 陈寅恪/著书唯剩颂红颜
——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阅读札记
- 237 启功/想起启功先生的墓志铭
- 240 乔羽、郭小川/那地·那岭·那河·那歌
- 245 廖辅叔/听听那西风的话
- 249 袁崇焕/活的文化被弄死了
- 252 白先勇/像白先勇那样呵护文化宝贝
- 254 李安/色戒之外读《李安》
- 256 范长江/戴盆何以望天
- 258 J. K. 罗琳/神奇创造源于自由心境
- 261 帕瓦罗蒂/那高入云端的声音为何深入人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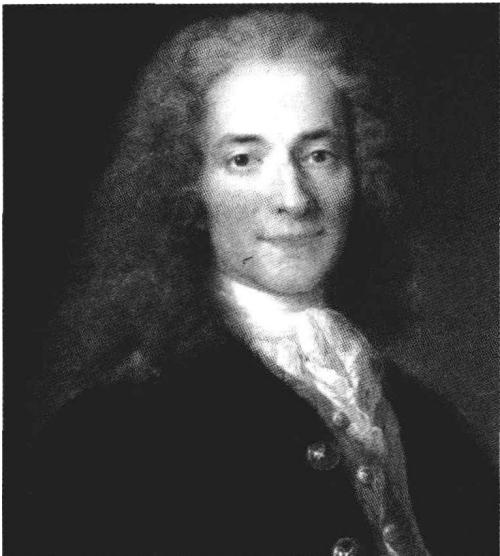
265 安德烈·波切利/让这个世界看见你

现 实

- 275 白岩松/新闻人前行的脚步
- 279 李培根/从李培根校长的演讲看大学之大
- 281 霍英东/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
- 283 刘郁瑞/良心
- 285 李昌平/向总理说实话
- 287 洪战辉/拨动心弦,是因全心全意为一个人服务之难
- 290 江诗信/我们的愧对
- 292 高耀洁/谁在斗胆玩弄高耀洁?
- 294 牛群/群牛孕育的乌托邦之胎
- 298 李一/能忽悠一时,但不能忽悠一世
- 302 卡尔·萨根/我们需要科学说明家
- 304 阿谢丽·史密斯/上帝派来的天使
- 306 史蒂夫·欧文/人间有大美而不言
- 311 梁从诫/远去的“人间四月天”

情
怀

伏尔泰： 思想之外的行动启蒙



思想者伏尔泰，行动者伏尔泰

卡拉这下怎么也无法OK了。让·卡拉是个法国的商人老头，为人宽容厚道，1761年他64岁。卡拉有6个子女，大儿子是安东尼·卡拉，29岁，性情抑郁，搁今天会让人想起张国荣。安东尼·卡拉喜欢读《哈姆雷特》，喜欢研讨自杀。1761年10月13日晚，卡拉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席间安东尼·卡拉和二弟拌了几下嘴，随后他就离开了餐桌，可谁也没往心里去。没想到，家宴结束送客时，家人发现安东尼·卡拉已在店铺门框上自缢身亡了。按照当时的法律，自杀是被禁止的；而在图卢兹当地也有条法律规定，每一个自杀者都要被脱光衣服，倒挂在木杠上，游街示众，最后还得上绞刑架上暴尸。

悲痛中的老父亲让·卡拉不愿意看到这幅惨景，试图对外证明儿子是自然

死亡。不想外界却传说是老卡拉谋杀了小卡拉,理由是儿子卡拉要改信天主教而父母不肯,所以将儿子活活勒死。这下麻烦大了,案件由图卢兹法院审理,卡拉全家身陷囹圄,老卡拉更是受尽严刑,但他并没有屈服而自诬认罪。这个荒唐的杀人案当然没什么证据,可在宗教狂热分子的压力下,当地法院于 1762 年 3 月 9 日判处可怜的老卡拉车裂,翌日执行酷刑。

车裂!老卡拉就这样死了。这个案件最终能载入法国史册,是因为有了伏尔泰。惨案发生后,伏尔泰一位朋友来探望他,顺便将此事告诉伏尔泰,这引起了伏尔泰极度的震惊。在了解真相之后,伏尔泰拍案而起,立刻投身为卡拉冤案平反的行动中,为这个非亲非故的死者奔走呼告。“人们往往只谴责‘暴行的残忍’而没有注意到‘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’。”这是当代捷克作家赫拉伯尔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过的话,而作为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,伏尔泰当时就清晰地看到了那“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”,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开始“咬住了魔鬼的耳朵”。

1762 年的伏尔泰,已经是 68 岁的老翁了。1762 年,中国的乾隆皇帝在春天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下江南,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建成;而这一年,法国的卢梭发表了他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和《爱弥儿》(见《世界文明史年表》第 1094 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 1 版),相同的时空,不同的翕动。是年 68 岁的伏尔泰,在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中已经成了导师与领袖,尽管他后来一直战斗到 1778 年 84 岁上逝世。从青年时代起,伏尔泰就致力反对封建主义、反对宗教对人性和社会的束缚,倡导民主、自由和平等价值观。当然,他自己也曾多次经历了被捕入狱的命运,巴士底狱使他对冤案感同身受。在法国的历史舞台上,伏尔泰活动时间很长,占了 18 世纪的四分之三,难怪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·莫洛亚在《伏尔泰传》中这样说:“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,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。”

而眼前的卡拉案件,使得伏尔泰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认真。他不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人,而是变成了一个斗士。“在这一时期里,只要我稍微笑一下,我就会责备自己犯了幸灾乐祸的罪过。”而此刻,他选择了那个著名的格言:踩死败类!与其说“踩死败类”是个口号,不如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。历史将永远铭记作为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的伏尔泰,更将铭记作为行动者的伏尔泰。在为卡拉案件翻案过程中,伏尔泰全身心投入,前后用了 4 年时间:他亲

自收集所有这个悲惨案件的材料,写成小册子自费印刷散发各地,努力让大众知道并反思这起恶性迫害惨案;他发动周围的朋友、法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,甚至唤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、俄国新即位的叶卡特琳娜二世为卡拉案件呼吁,使本案成为轰动全欧洲的重大事件;这样的滚雪球,终于把“一个人进行的一场令人惊讶的、闻所未闻的大战”,变成了世界瞩目的战役,正如房龙在《宽容》中所说的:“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,雇用了庞大的乐队,邀请大家来参战,逼得敌人走投无路。”

伏尔泰的努力最终使卡拉案件赢得重新审判的机会,他于是亲自起草校阅各种记录,修订辩方的全部陈辞,“将论述变得简短有力、不容置疑,处处闪烁着智慧、理性和辩才”;1766年3月,在卡拉遭受车裂酷刑死后的第四年,巴黎法院终于判定撤销原判,为卡拉一家恢复名誉,卡拉遗孀也获得了赔偿抚恤金;而在30年后,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,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,在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为“牺牲者”卡拉建立了一个大理石纪念碑。

在法国,正是有了伏尔泰,才有后来的左拉的“我控诉”和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。知难,行更难。在“思想启蒙”之外,正是伏尔泰带来了“行动启蒙”。思想的伏尔泰是智慧的,行动的伏尔泰是善良的;思想的伏尔泰是高贵的,行动的伏尔泰是伟岸的。“上天绝不帮助坐而不动的人。”这是古希腊哲人索福克勒斯说过的话。而伏尔泰自己在《哲学通信》中则说得更生动形象:“人生来是为行动的,就像火光总向上腾,石头总往下落。对人来说,一无行动,就等于他并不存在。”一个民族开始思考,就不可能阻止她;而一个民族开始行动,就更不可能阻止她。

卡拉案件之后,伏尔泰不顾自己年岁越来越高,继续为其他诸多冤案奔走呼告,他为西尔文冤案奔走了八年讨回了说法,他还为农民马丁冤案以及蒙巴依夫妇冤案找回了公道。为拉贝尔和艾泰龙这两个小青年的冤案,伏尔泰费了十多年的精力,尽管到他去世时尚未成功,但照样功不可没;日克斯地区人们承受过重的苛捐杂税,伏尔泰也仗义执言,最终使那里的人们摆脱了沉重的负担……这不禁让我想起,尼采在为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而写的《人性的,太人性的——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》一书中说道:“紧挨着完全黑暗的人,总是有一颗光明的灵魂,几乎作为一种规律,又好像是同他们捆绑在一起似的。”(见该书第

540 页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第 1 版)

没有伏尔泰,没有卢梭,就没有 1789 年法国颁布的《人权宣言》。《人权宣言》用理性法庭宣判了扼杀人类天性、践踏人类尊严的各种“特权”的死刑,用庄严声音宣告了追求幸福和反抗残暴是人类天赋的、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。保障人权,保障人的权利,伏尔泰是思想的先驱,更是行动的先驱。“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,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”人类世界将永远激荡着伏尔泰这一捍卫权利的伟大声音。

智者有勇,勇者前行,行者无畏。忘了是哪位哲人说的了:“行动是自信心的伟大的缔造者;缺少行动不仅是畏惧的结果,也是畏惧的原因。”伏尔泰则在《古罗马三头政治》中说:“胆小鬼徒然奔命,死神紧追不舍;只有不怕死的勇士才不会沦为死神的俘虏。”如今,“畏惧”钳制了我们身边诸多的名人,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只有“名家”,而没有伏尔泰,没有左拉,没有杜拉斯。

(原载《杂文选刊》2006 年 3 月上,收入《人文随笔》2006 年夏之卷)

左拉:

人类良心一刹那

一百年了,整整一百年了。一百年前的 1906 年 7 月 12 日,法国最高法院终于宣告德雷福斯无罪。被列为世界史上著名政治冤案之首的“德雷福斯案”,由此彻底平反。

时光倏忽过去了百年,但回首那一切,似乎都近在眼前,历历在目,切切如诉。“德雷福斯案”因为左拉,因为左拉的《我控诉!》,永铭历史,永留人心。一代法国文豪左拉,正是以他控诉的姿态,反而最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——任何一个有良知、存正义的国度,都要为自己国家曾经出现这样的人士而感到骄傲。

德雷福斯,一位年轻而英俊的犹太裔上尉军官,尽管戴着眼镜,同样飒爽英姿。他做梦有没想到,自己会陷入这样的“情报案”中:1894年9月,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给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便笺——据说是使馆的一个纸篓里发现的,已被撕成六片,上面开列一份清单,有关大炮之类的情报。“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”的行动开始了。在检查笔迹时,情报处发现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便笺上的笔迹“有些相像”;当局还发现,德雷福斯是参谋部所有军官中唯一的犹太人,他的兄弟为了经营家产而保留了德国国籍。德雷福斯立马被逮捕,交由军事法庭审判。法国公众听说是个犹太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情报,顿时群情激愤,大家都想给这个犹太人一点厉害瞧瞧,很多人都要求对德雷福斯处以极刑。1894年12月22日,德雷福斯被开除军籍,处以终身流放;1895年1月18日,他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禁。

德雷福斯本人拒不认罪,其亲属坚持为他申冤。1894年德雷福斯被判罪时,左拉并不在巴黎,所以起先他也像大家一样认为这名军官是有罪的;但左拉向来对排斥犹太人的行径深恶痛绝。后来,左拉接待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的来访,他叫拉扎尔,是他第一个在一本小书里对1894年德雷福斯案的判决合法性提出质疑。拉扎尔尽管没有完全说服左拉,但他提供的证据引起了左拉对这桩案子的关心关注。

德雷福斯被捕以后,法国的军事情报仍不断被泄漏,这事就奇怪了;军方又开始调查,到1896年3月,真正的“内奸”艾斯特拉齐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。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在查阅艾斯特拉齐的档案时,见到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,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那张便笺一模一样。皮卡尔的朋友将情况告诉了左拉,左拉彻底明白了:被关在魔鬼岛的不幸的德雷福斯是无辜的!

良知是内心的审判者,有良知的人才有压力,而且是向内的压力。从此,左

拉再也无法保持沉默。左拉的私生女德尼丝·勒布隆·左拉，在后来完成的研究性论文《我的父亲左拉》中这样说：“左拉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，他感到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大声地公布于众；沉默，对他而言，不只是一种痛苦，而且是耻辱。如果说出真相，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，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。青年时代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振奋了……”（见该书中译本第179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）

挺身而出的作家左拉，连续发表《给青年的信》、《致法兰西的信》等文章，无情揭露事实真相；在《致法兰西的信》的结尾处，左拉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“法兰西，醒来吧，想想你的名誉！”这些是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早期著作。到了1898年1月10日，军事法庭审理对艾斯特拉齐的控告，尽管艾斯特拉齐承认了是他向德国人提供情报，德雷福斯不过是个替罪羊，但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“上面的旨意”，还是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——军事当局因怕损害自身威信而拒绝改判！用一个荒诞的错误掩盖另一个荒诞的错误，没有比这样的错误更荒诞的了；这样荒诞的判决，引爆了有识之士更巨大的愤怒。

两天之后，1898年1月13日，星期四，人类权利保护史上，一篇伟大的檄文诞生了！这就是历久弥新、永垂青史的《我控诉！》。这是被激怒的左拉花了一天两晚的时间，在激愤中写就的万字长文。左拉派人把它送到《震旦报》，编辑们读完稿子后个个激动万分。文章原来的标题是“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·福尔先生的一封信”，但文章见报需要一个简洁的标题，大家苦思冥想的时候，主编克列孟梭忽然大叫起来：有了！原来文章当中就有接连出现的气势磅礴的“我控诉”。克列孟梭没去征求左拉的意见，就以“我控诉！”做了标题，用大过报纸名称的字号，在《震旦报》头版刊出了全文。这一天《震旦报》卖疯了，印发了30万份。

“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，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，绝不顾虑后果。”这是苏格拉底说过的话，左拉在《我控诉！》里就是这样干的。今日我们可在学者林贤治等主编的《人文随笔》2005春之卷，以及美国迈克尔·伯恩斯所著《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》一书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）中，见到《我控诉！》的全文。在详细叙述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之后，左拉在《我控诉！》中用了八个段落的篇幅，皆以“我控诉”开头，控诉了案

件中一系列必须予以控诉的人以及有关机构，正气磅礴，气势如山；能够与这样的语言文字相媲美的，也只有后来马丁·路德·金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。

在文中，左拉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，就要解体了！”他“怀着强烈的信念”，把“真理在前进，无可阻挡！”重申了一遍；在文章的最后，左拉大爱与无私共舞、激情和理性齐飞：“至于我控诉的人，我并不认识他们，我从未见过他们，和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。我在此采取的行动，只是为了促使真理和正义大白于天下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以人类的名义，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，人们有权得到幸福。我的激烈抗议，只是我灵魂的呼声。让他们把我带往重罪法庭吧，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！我等待着。”

显然，左拉已经清晰地预感到自己要“出事”。正如萧伯纳所说的，“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亵渎行为”。一星期后，左拉被起诉。伟岸的左拉嘱咐他的律师，要千方百计让公众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，而不要把精力用于证明左拉是无罪的。支持左拉的人和反对左拉的人于是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。反对者主要是那些保皇党人、教权主义者、种族主义者，他们甚至下作地雇用大帮鼓噪者在法院四周大喊大叫；一位支持左拉的年轻人因为向左拉表示敬意而遭到一顿痛打。左拉置身于旋涡中心，谩骂、攻击铺天盖地，甚至有人以暗杀相威胁。最终左拉被判处一年徒刑并罚款 3000 法郎。律师们向最高法院上诉。其间，律师建议左拉应该离开法国，让判决失去执行效力。起先左拉并不同意，“宁愿坐牢也不逃跑”，否则人们会对他怎么想呢？但最后朋友们说服了左拉，左拉辞别了坚决支持他的夫人，于 1898 年 7 月 18 日，也就是发表《我控诉！》半年之后，“疲惫而绝望”地离开法国去了英国，成了一名流亡者。走时，孤身一人的左拉“只随身带了一件睡衣，折叠在一张报纸里”。

大写的人，才有大写的爱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左拉“单挑”国家权力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，就是他一个人与整个国家机器进行 PK；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，为一个与自己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，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、勇气与大爱。若是在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、人格矮化的国度，这是无法想象的。1899 年 6 月 5 日，左拉从英国流亡归来，这时的他已经穷到极点；到 1902 年他去世时，银行里一分存款也没有。